



重推

探究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

□ 张毓洲

明清之际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段,也是古代思想文化与古典文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整体探究明清之际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张兵等著的《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为学界明清之际诗歌乃至明清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该书近50万字,由6章27节构成。纵观全书,在时段定位、选题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特征明显,值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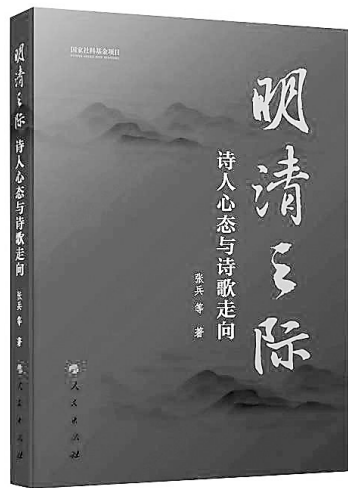
时段定位明确 研究内容具体

文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文学研究要有明确的时段意识。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为了将文学发展的线索梳理清晰,往往按朝代顺序分时段来安排章节,这样才能具体而微,看问题也更为透彻。

《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在研究时段的划分上择取过渡性强的明清之际,具有独到的考量,这个特殊时段不光是封建王朝的更替期,更是在思想上引起大变动与转型的时期,故曾引起过学界的高度关注。

早在20世纪前期,学者们已经开始探讨该历史转型时段的相关论题。进入21世纪,研究明清之际思想文化的著作逐渐增多,其中赵园的研究具体、集中、深入,如《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与言说》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邓之诚和严迪昌两位先生是研究明清之际文学发展与演变的先行者。明清之际的文学研究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作家群体等各个层面展开,如沈松勤《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等。

综上,明清之际的确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历史时段,这是一个有温度、热度而又学术储量丰富的历史时段,各



类著作的不断涌现即是有力的证明。《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在邓之诚、严迪昌等前辈学者的启示下,吸取和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聚焦明清之际这一特殊时段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既与学界的热度相吻合,又具有鲜明的前沿意识,且能因时间定位的准确而使研究内容具体深入,如从明万历至清初康熙年间百余年的文学史,为了行文方便,易于操作,又细分为晚明和清初两个时期,且以清初为重点,故本书的出版将为跨朝代的文学研究提供借鉴并推动明清之际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选题角度合理 心态观照深入

选题角度在学术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一个学者学术涵养和学术眼光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学术水平的高低。近些年,从文人心态的角度来观照文学创作、文学思潮等方面的变化,已是多数研究者思考学术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罗宗强

《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等。这些学者的研究著作之所以能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主要是选题角度新颖别致,触及到幽微的士人灵魂与情感,或探究学术思潮与士人心态,或探讨士人心态与文学。从这种角度观照文学,是向研究文学即研究人本身这一命题的回归,更是对传统“知人论世”说的深化。

我们知道要把握士人心态,需先对心态本身的内涵有深入的认识。张兵在《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的“后记”中有精妙的论析,且又从文学创作与文体发展的角度强调指出心态表现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因此,把握心态对深度研究作家及其创作至关重要。只有从心态的角度出发,才能触及作家的心灵深处,也能够了解真实的作者本身。

该书从心态角度切入来观照明清之际的诗歌创作与发展走向,选题角度新颖合理,是明清之际大时空背景下士人心态的自然流露。因此,从心态观照更能契合这一特殊时空背景下诗人们敏锐而多变的心灵。

研究方法多样 问题意识突出

研究方法既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水准高下的重要因素,又决定着它内在的组织架构,同时也能由此彰显出一定的问题意识。因此,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研究方法的运用是不能轻忽的。

《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改变依次介绍与分析作家作品的叙述方式,将重点投射到关注诗歌创作和诗歌演变时必须高度重视的时代、诗人心态和诗歌走向等问题上,运用了一些较能切实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因明清之际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

向这一选题内涵丰富,决定了它必须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才能将论题析理透彻,故该书主要综合运用了历史文化学、文化心理学和文艺生态学等研究方法。

先看历史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文学研究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意识。“明清之际”四字有很强的历史感,但若仅限于史实,则认识的深度有限,故有必要从文化学的角度去审视,则认识会更加全面。在本书中,“明清之际”是作为一个历史的时空背景而出现,但若不从文化学的角度去分析,则不能恰当联系起它与诗人心态、诗歌走向的关系。反之,若仅依据诗歌文本探究诗人心态、诗歌走向,忽视历史时空与文化背景,仍然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故历史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能将本书的论题很好地结合起来。

再说文化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文学创作活动与人的心理密切相关,但人的心理活动有时随境遇、经历的改变也会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书中采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恰当地解决了这一困惑,否则若将某些历史人物脸谱化,则失去研究的意义。

最后是文艺生态学的方法。本书采用文艺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将明清之际的诗坛看作是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生态系统,包括历史事件、文学社团、诗人群体、诗歌创作、诗学批评等要素,在具体的操作中又能将宏观和微观、群体和个案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凸显较强的问题意识。基于此,该书在探究晚明诗人心态的复杂性、诗歌风格的多样化、清初诗人群体的各种复杂心态与诗风走向、文学社团的兴衰嬗变与诗风流变和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与诗风新变等问题上,联系的、系统的观照尤为突出。

《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张兵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月黎明》是甘肃籍作家巴陇锋的最新长篇小说。作品植根于秦陇大地,讲述解放战争前夜,化名“青铜”的共产党员齐天翼在白色忍辱负重,暗中帮助韩夏春等革命者和进步群众,经过34天惊心动魄的大营救行动,成功掩护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倪柏仁转移到边区马栏,并传递重要情报的故事。从空间到时间,作者将秦陇地域特色与革命年代的时代精神共融,徐徐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历史图景,讴歌了共产党人身处逆境仍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奋斗的顽强精神,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军民鱼水情赞歌。

在小说创作中,作者一面坚守着革命历史、城乡变迁等主题下的现实主义创作路径,一面牢牢抓住这方水土质朴的特性。首先是将故事发生的主场景设置在西京(西安)、咸阳一带,在掩护倪柏仁的过程中又涉及蹇家河渡口、蹇家村、北屋村等大量真实的地名。小说开篇,主人公齐天翼在西京街头,沿着五味十字缓缓前行,读者的视线也跟随他在街头巷尾间游走。这条街是中草药铺子汇集地,七年前的他就是在这里露露堂药房前,在证婚人倪柏仁的主持下与妻子黄紫红拜堂成亲。春末的风缓缓吹过,齐天翼五味杂陈的人生回忆就此拉开帷幕。

因作者本人常年躬耕秦陇小说,对当地的方言、俗语和民歌的应用可谓信手拈来。民歌作为民间智慧的结晶,凝聚着乡土文化的传统特征,展现着“这方水土”所养“这方人”的精神特质,使得小说内容极富表现力与感染力。除引用民歌外,作者还根据具体语境自己进行民歌创作,如女主人公蓝枝儿在思念自己暗恋的齐天翼时唱的那首:“八月十五(那个)月儿圆,妹妹我盼哥哥到身边。稻黍秆身材(那个)关公的脸,宽厚的胸脯似(那个)九峻山,宽厚的胸脯似(那个)九峻山……”直白的表达正好观照了蓝枝儿不羁的人物性格。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并不只是停留在还原历史的层面,而是更注重向内开掘,笔墨触及战争背景下鲜活的个体生命,精心摹写历史具体情境之下的人物形象。与正面人物齐天翼不同,他的妻子黄紫红因自身情况的复杂性而更具讨论空间。当接到诛杀倪柏仁的命令时,她虽有纠结却仍旧痛下杀手。在与丈夫重逢后,黄紫红居然还期待能在完成任务后与齐天翼过上幸福生活。可惜她的鲜花、掌声与梦想,戏剧性地终结于齐天翼的枪下。

□ 赵小爽

秦陇大地上的英雄壮歌

小说以一天为一章,围绕对倪柏仁的追杀与拯救展开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感人故事,生动地再现了共产党人的奋斗史和革命史。除环环相扣、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外,作品关键在于“接地气”。作者敢于走出书斋,把历史放置在一个具体的复杂环境下,努力消除现代人的历史隔膜。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将脚步踏踏实实落地落在秦陇大地,因其特有的民风民俗让发生在这里的故事生出“根”来。

《五月黎明》对人物的塑造偏向自然原始的强大,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拿捏准确,为小说增添了一份史诗性和传奇性。作者挺身为这些粗犷的西北汉子说话,把他们的刚毅热烈聚焦在“大营救”这一中心事件上,并且集体爆发出一种“野性之美”。他们中有已经觉醒的革命战士,也有在实践中逐步接受党的教育的普通群众,无论身份如何,他们的“可爱”殊途同归,都得落在黄土地上。就这一点来讲,小说里涉及的文化内涵已远远超越了故事本身。

《五月黎明》,巴陇锋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导读

晓窗读书见真味

□ 李志石

一位好友对我说,今年他已读完了40余本书。我很欣慰,身边能有这样一位热爱读书的朋友,善莫大焉。我坚信,只要他肯一心一意做学问,必定功不唐捐,受益良多。

古人读书很有讲究。一位先贤认为,“善读书者,要读到手舞足蹈处,方不落筌蹄;善观物者,要观到心融神洽时,方不泥迹象。”意思是说,善于读书的人,要读到心领神会而忘形地手舞足蹈时,才不会掉入文字的陷阱;善于观察事物的人,要观察到全神贯注与事物融为一体

时,方可不拘泥于表面现象而了解到事物的本质。说的不是,读书务必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不能单纯追求数量,而是要入脑入心,品读出书中的真味。

如果心中存杂念,那是读不好诗书、学不到圣贤美德的。有的人确实读过很多书,结果成为可爱的“掉书袋”和“四脚书柜”,最终把自己读成了“书呆子”。原因很简单:他们只读了些表面文章,而未能领悟到古代先贤的思想精髓。这样的人即使满腹经纶,讲起话来口若悬

河,但却不能身体力行,这就是“纸上谈兵”。

荀子曾说,对于天下的各种事物不能融会贯通,就不能称作善于学习。荀子说这话是要求我们把死书读活,不要拘泥于字句,放得开,又收得住。《菜根谭》有言:“人解读有字书,不解读无字书;知弹有弦琴,不知弹无弦琴,以适用不以神用,何以得琴书佳趣?”大意是说,一般人只能读懂用文字写成的书,却无法读懂宇宙这本无字的书;只知道弹有弦的琴,却不知道弹奏大自然这本无弦之琴。正确的做

法是,我们要把这两者科学地统一起来,“有字书”是前人知识的记载,“无字书”则是“有字书”的源泉,若想获得系统丰富的知识,既要继承前人的知识,攻读“有字书”,更要重视社会实践,钻研“无字书”。

清朝文学家张潮曾云:“山水亦书也,花月亦书也。能读无字之书,方可得惊人妙句;能会难通之解,方可参最上禅机。”如果不去联系实际,不把自己读进去,就无法去领悟、汲取到书中的真味与神韵,领悟不到做人的至理和生活的乐趣。因而读书,我们既要能“钻得进去”,还需要“跳得出来”。

“寻天人乐处,拓万古心胸”。读书不仅是为了做好学问,更是为了拓展我们的心境。一个人只有以虚怀若谷的胸襟、勤学笃思的态度对待读书,方能获得许多真知灼见,进而成就不一样的人生。



雪后的子午岭下山舞银蛇 王都

纸上书店

《故乡慢慢明亮》

杨献平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家杨献平以个人亲历、社会调查等方式,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视角,细致呈现南太行山区乡野大地及其人群生存现状、风俗民情、社会状况,既不回避乡村固有的问题,

又深入其中进行理性思考与研判,用温润、宽厚、包容、悲悯的情感寄寓,书写了当代中国北方乡村自然物候、文化传统,以及纷纭多样的世道人心和乡村变迁痕迹。

动态

中短篇小说集《惊蛰》出版

近日,陇南作家李涌泓的中短篇小说集《惊蛰》,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作品集收录了《惊蛰》《回家过年》《背老二》等15篇作品。小说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勾勒陇南

的发展变迁,彰显了当地群众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李涌泓,原名李永宏,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另著有小说集《庄规》等。(张卓宇)

美文

亲情的风味

□ 钟玉红

烙出了几个红印,而外婆,则用她那那布满斑点、苍老的糙手,灵巧有力地剥下一片片菜茎。

菜茎剥离完,外婆会将芽苞摘下来,单独制作一坛美味的咸菜。剩余的菜根与菜叶分别切细切碎。起初,我充

满干劲,双手各握一把刀,和外婆的刀声交替落在菜板上,发出的声响犹如激昂的交响乐。不一会儿,我两只手就变得无力,忍不住叹道:“咸菜好吃可不容易做啊。”动作仍旧继续,不快不慢。

临近中午,簸箕里堆满了碎菜,我



风味咸菜(资料图)

汪曾祺曾写道:“咸菜可以算是一种中国文化……中国不出咸菜的地方大概不多。”

在我们家乡,有一种被称为“外婆菜”的咸菜。对我而言,它就是外婆的独特味道。一年四季,外婆要腌制并储存多种口味的咸菜,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碎咸菜,也是我一直想找外婆学会的美味。

初冬,天一放晴,我紧随外婆的脚步来到田间,看着她迅速收割用于制作咸菜的儿菜,那是芥菜的一种。它粗大的根部上,层层叠叠长出芽苞,犹如慈祥的外婆拥抱着她的儿孙们。我捧起一株儿菜,搭在石瓦上,挂在树枝上,光秃秃的树枝仿佛穿上了一件新绿衣。回到家后,外婆从厨房的角落里取出土陶坛,清洗干净,晾晒在阳光下,等着属于它们的菜。

一周后,挑选一个晴朗的日子,外婆背上背篓,将树上晒蔫的儿菜一一取下,背到水池边,反复清洗。每当我发现叶子只有一截坏了,就将其整个掰掉时,外婆就会叹气,随之又把叶子捡回来,只轻轻地撕掉坏了的部分。我有时会想,或许只有种地的农人,才会如此耐心地对待土地的产物。洗净的儿菜,用小刀将皮与肉之间的菜茎剥开,我还没剥几个,食指上已被刀柄